

弘

簡

錄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七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朱五之八

常安民

子同

豐稷

陳瑾

孫淵

陳師錫

陳次升

陳祐

朱服

張舜民

張汝明

席旦

子益

傅楫

沈疇

蕭服

黃葆光

石公弼

張克公

毛注

洪彥昇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幼入太學有俊名試第一判監常秩稱其文於王安石由是名益盛安石欲見之不肯往舉進士以不習三經義列之第十授應天軍巡判官教授成都與安惇同僚惡其深姦絕之秩滿寓京師蔡確爲相安民惡確爲人絕不相

聞妻孫氏與確妻兄弟確妻使招其妻亦不往。調知長洲縣治以誠信民不忍欺縣故多盜一時屏跡。迨科令民自輸輒先他邑以辦運使許懋孫昌齡入境邑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元祐初李常孫覺范百祿蘇軾鮮于侁連章論薦擢大理鴻臚丞常貽書呂公著詳論元豐時事。語載弘道錄後其言皆驗紹聖初拜監察御史首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耻如張商英先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乞毀光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臣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勵風俗公聽並觀擇其中而歸於常再論章惇植黨專國惇遣所親語曰君本以文學著名奈何自任言語與人結怨若少安靜當處以左右史安民正色謝遣之又首發蔡京姦邪言京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以不附已則

誣以黨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皆借紹述之名以報復私怨。黨附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又言中官裴彥臣建慈雲院。強毀人居。宜重爲降責。獄既具。惇主之。甚力。罪止罰金。常民累言不用。遂丐外。帝慰勉之。會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齊官安民以爲萬衆觀瞻虧損。聖德帝微怒。先是曾布屢稱安民於朝。後併論布故布亦恨與惇比而排之。取所貽公著書白帝。謂北帝漢之桓靈。唐之中宗。帝始惡之。又董敦逸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天下重望。恐不當爾。至是敦逸併論之。謫監滁州酒稅。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以提點永興路刑獄入黨籍。卒年七十。建炎四年。追贈右建議大夫。子同字子正。登進士。除大理司直。辟高宗元帥府主簿。機宜文字。授太常博士。南渡。收赴浙江。機幕爲行。在大宗正

丞紹興初。丐外知柳州。三年召還。首疏論朋黨之禍。言邇來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上下蔽蒙。羣成不解之禍。今國步艱難。尚然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臣以爲欲破朋黨。當先明是非。辨邪正。則公道日開。奸邪自息。上以君子小人皆有朋黨。亦難破。同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其名雖同。其實則異。昔在元祐諸臣。固無以自明。今是非可謂定矣。而在朝士大夫。猶謂其政不可行。子孫不可用。所宗皆前日傾邪不正之論。則公道何自而伸乎。願陛下終始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之以安劉氏。唐李晟亦藉神策軍收復京師。今國家所仗。惟張韓劉三將之兵。陛下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可爲鑒戒。俄除殿中侍御史。奏世忠光世不

思待遇厚恩惟驕狠尚氣以私忿交兵肆無忌憚如遇急難其肯相爲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其兩軍幕屬贊畫無狀宜先加黜責又條論呂頤浩十事言陛下以其有復辟之功未忍遽罷臣謂功出衆人非頤浩所得專縱使有之張九齡所謂宰相代天理物不以功賞者也頤浩罷復論張浚喪師失地罷守福州同與辛炳在臺頗著風采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來同勸上先振國威使和戰皆在我不當一於議和俾輕重在敵矧今養兵已及二十萬尚可畏人乎僞齊宿遷令張澤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朝議令韓世忠却澤而械宗誠同奏敵雖議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格以招吾民今乃却澤恐人心日離况宗誠本起土豪不用官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反欲收械以沮士氣非策也詔釋宗誠罪處來歸者

於淮南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前詔撰實刊修神哲二史久未有據同請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是非毀譽得其實上嘉納諭曰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向昭慈后言宜仁保護大功哲宗自能言之因宮中有不得志者遂生誣謗久欲辨白其事以昭示來世同乞以所得聖諭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從之俄以疾辭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召同爲禮部侍郎轉御史中丞奏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募民耕墾勿收租稅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王庶視師措置邊防時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同謂宜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無分彼此常令諸軍相接如常山蛇勢緩急應援皆

有素定之術。詔以其言付庶轉示諸將。又言浙西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運幾何。趙開李迥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置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從之。乞郡除顯謨閣學士知湖州。尋請祠二十年卒。

豐稷字相之。鄞人。登第爲穀城令。移封丘。以廉明稱。從安撫使高麗。值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懼。莫知所爲。稷獨神色自若。盡歎曰。豐君未易量也。使還。神宗問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矧仗憑威靈。尚何怖。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回撓。出惇陳州。稷徙著作佐郎。歷殿中侍御史。哲宗初政。疏言。陛下明足以察萬事。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酬萬變。而不可用其智。惟如堯舜。願若帝則成。康儀刑文王。願以

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一動一言思所以爲則。於四海爲法。於千載則教化行。習俗美而國安矣。夏國嗣子乾順來賀。坤成節文彥博。逮遣劉奉世出境。逆之稷。劾論其不應坐贖。尋遷右司諫。論楊荆二王尊爲天子。叔父不能仰體二聖儉德。以先天下。輒肆僭侈。密令蜀道織錦茵。宜糾官吏奉承之。罪改國子司業。歷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國子祭酒。車駕臨幸。命講書無逸。賜四品服。陞刑部侍郎。兼侍講。元祐八年春。多雪。上言。今嘉祥未臻。沴氣交作。此乃應天之實。未充事天之禮。未備畏天之誠。未孚官掖之臣。有如羅崇勛。江德明。任守忠。關預政事者。願昭聖德。祇天戒。總正萬事。以消災祥。帝甫親政。復言。萬幾更始。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樂士宣等數人。恐上累大德。尋除龍圖閣待制。知潁州。改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兼吏部侍郎。知河南章。

惇欲因以道路連歲遂徙六州徽宗立召爲左諫議大夫道改
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今日
必有高論授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極論京姦狀旣而陳瑾
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尚在吾屬何面目
居此學之不已京始去會修神哲實錄乞辨宣仁誣謗時宦官
漸盛因懷唐書仇士良傳讀於帝前纔數行帝曰已諭稷佯爲
不聞讀畢乃止曾布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遽改工部尚書
兼侍郎布遂相稷謝表有佞臣語帝問爲誰稷以布對尋改禮
部尚書論宋用須不當賜美諡不爲書勅哲宗升祔稷舉司馬
光呂公著配享或謂二人嘗得罪稷曰止論其有功爾如唐五
王亦嘗得罪何嫌配享建中靖國改元稷奏謂尊賢納諫舍已
從人是謂建中不作奇技淫巧毋使近習招權是謂靖國又言

仁宗在御衾褥用黃絁服御用練縐今宜守其家法大抵以崇儉愛民爲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帝雖待之厚而積忤貴近竟以樞密直學士出知越州京得政修怨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復除名徙建中辛年七十五建炎中追復學士文彥博嘗論其人品似趙抃後果諡清敏授三任言責每於密室章疏子弟亦不得見退輒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所薦士馬涓蔡肇皆知名當世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幼好讀書不務進取父母勉以門戶事始由卽登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爲人謙和不與物競平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太守蔡卞賢之每事加禮瓘測知卞心術常欲自遠屢引疾不得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左道張懷素會懷素將至留瓘少須權不肯後果被誅章惇入相瓘從

衆道謁惇問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瑾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則難行。若移左以置右，其偏一也。因問：天子待公爲政將何先？惇曰：辨司馬光姦邪。此最當先。驚曰：公誤矣。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紹述先烈而務變成緒，國事大謬。非姦邪而何？瑾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重復改作，則誤國益甚。此正所謂移左以置右者。爲今之計，惟消釋朋黨，扶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頗異之。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時尋邪得志，下黨薛昂林自議毀資治通鑑，瑾因策士引神宗御製序文以問。意遂沮。遷校書郎，入奏堯舜禹皆以粵若稽古爲訓。粵者，考論舊事。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詳其當否。古者昭其繼述，天子之孝與士人不同。帝反復究問，意甚感悅。令瑾再入見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豐稷薦爲右

正言遷左司諫。璫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尤惡言人曖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章惇蔡卞安惇那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議逐夫璫言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皆以忤京去。今又逐夫。若公道何。會璫論外戚向宗良兄弟遂罷監揚州糧料院。將出都門。併奏所未上四章。帝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授著作郎。遷右司員外權給事中。復與曾布議論不合。遣書論其過失。命子正彙書之。明旦持入省。布大怒。爭論移時。至箕踞詈語。璫色不爲動。徐應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遽失待士禮。布畏然改容。尋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貶袁州。連移郴廉二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動提東官。杭守蔡熾執送開封。因併建。

瓊

語詳載弘道錄

獄具流正萊海上安置瓊於通州徙台州所過之地

逼迫傳送每十日一告拘併不可言瓊先著尊堯集深明紹聖

史官譴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宰相張商英嘗取觀之至是命

知台州石幟脅取其書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居五年始

得自便復承事郎帝令執政再敘一官仍與差遣持不行卜居

江州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州瓊平生論京下

皆披擿姦邪處心發露其情慝尤所忌恨故得禍最酷劉安世

聞其疾使人勉以醫藥曰天將有賴當力加保愛以待時用宣

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瓊迴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有驗靖康

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萊後高宗對輔臣言瓊昔爲諫臣甚有

識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

秋尊王之法安石號迴經術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

問焉其違經悖理甚矣。宜特表揚。乃謚忠肅。孫淵字知默。有

文學。瓊特器重之。紹興五年。廖剛胡寅朱震張致遠共言其流
落負材未試。召充密院編修官。李綱辟江西制司機宜文字。胡
安國薦舉直言極諫。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
對。論北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太繁。所費益甚。所入
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
有司之法治之。非聖人作法。閒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
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
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自今凡有賜賚。於法所無而
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又
論安石學術及楊時三經義辨。謂時始宗安石。後得崔顥師之。
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言聖學所

傳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至乃以愛爲仁。以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已。至論性。獨取楊雄善惡混之言。又溺於佛。其失遠矣。俄論鄭億年。秦檜怒之。改祕書少監。復兼崇政殿說書。陞宗正少卿。何鑄論罷主。皆崇道觀卒。

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自幼拔游太學。有聲神宗。素聞其名。及廷試。閱其文曰。此必師錫也。擢居第三。調昭軍掌書記。蘇軾器之。軾得罪。詣獄。親朋不相見。師錫獨出餞。安撫其家。擢知臨安縣。豐稷薦爲監察御史。上官仁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羣下。進善退邪而已。當時若呂夷簡。張耒。夏竦。范雍。公殊等。一以罷去。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又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收不可幾及之功。帝善其言。俄論進士講習律令。謂道德

本也。刑名末也。陛下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
名之學亂之。用事者指師錫倡爲說。說出知宿遷元祐初。軾薦
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清深。德行追蹤古人。文
章冠絕當世。名爲校書郎。祕閣校理。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
升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賤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
尋提點開封縣鎮勅畿內將官苛慘失士心。會大閱。羣卒譁譟。
莫知所爲。師錫馳至。椎首惡數人。致法。按閱如初。密院罪不先
白。罷知解州。歷知蘇州。徽宗立。復拜膠中侍御史。疏言元豐末
中外洶洶。賴宣仁聖后及司馬光呂公著再安天下。陛下發潛
繼統。實天所相。今贈諡未復。墓碑未起。悼乃竊據高位。誠願早
撫宸畧。以慰中外。又言京下同惡。迷國誤朝。日夜交接。內侍戚
里。以覲大用。且援引死黨鄧洵武等。內行汙惡。縉紳不齒。若果

用京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廢矣復上書太后
自昔母后臨朝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幡然返政未有如今
日之退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也而向宗回宗良陰爲京助是
皆國之深憂不可不察詔索祕閣圖畫工師錫上言六經載道
諸子言理歷代載籍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
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無逸代山水圖永爲監戒改授
考功郎中抗言臣在職數月所論皆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
方開納褒獎者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京典刑未正願受
貶竄於是出知潁州歷廬滑二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削官安置
郴州卒年六十九紹聖中贈直龍圖閣時與陳瓘並名天下稱
爲二陳

陳次升字當時仙游人入太學以非王安石字說目爲秦學坐

屏斥久之第進士知安丘縣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得農家敗
絮責以避稅送縣治罪次升特縱遣之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
史元祐初使察訪江湖劾寒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害民還
言額外上供之數尚在未除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願悉賜
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額及均敷之等先爲之
節而審行之擢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惇卞以次升外遷
意必怨望又與卞同鄉里復用爲殿中侍御史欲使之出力排
排衆賢而次升一無所附首論惇卞植黨爲姦乞收還威福之
柄禁中火又出西方疏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宮中鞠服慙
歎次升請付外參治不可屬閣寺之手萬一寬溫貽後世譏又
言濟陽郡王宗景乃藩屏之長不可徇以妾爲妻之請爲聖朝
累時方編元祐章疏又言陛下初卽位卽下詔導人使諫親政

又揭勝許其自新。今若考既往之咎。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勝。適所以誑人心。又論卞客周穉。鄭居中貪鄙險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帝曰。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譏。次升密言宣仁保佑之功。始終無間。願勿聽異議。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聞風。母問所從來可也。乃寢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其資性慘刻。喜求人過。陛下本無欲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是志流毒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屢疏劾章惇。皆留中。退以告王鞏。鞏曰。君何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耳目爲之傳達。旣知之用舍在心。何以耳目爲居數日。入見如鞏。對帝曰。然傾代之未有其人。惇訖不去。京師有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呼萬歲。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卞何謂觀望。

日正謂觀望陛下爾遂得罪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復爲侍御史極論京下惇布之惡皆貶黜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頴昌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職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政和中以赦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能過呂升卿之行謂有功於元祐間人他所言曾肇王覲張廷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歷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徽宗有旨令與任伯雨援引元祐臣僚論韓忠彥祐言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廷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有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六必且妄意陛下逐去

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纔十數。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悖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又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愼。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尚敢忿躁不平。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諭章蔡卞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下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朱服字行中。烏程人。登甲科。調淮南節度推官。充修撰經義局檢討。歷國子直講。祕閣校理。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章惇遣

所善袁默周之道見服道薦引意以市恩服舉劾之悖出補郡
免默之道官受詔治朱明之獄故事制獄許上殿非本章所云
者皆取肯服論其非是罷之俄知監院遷國子司業起居舍人
以直龍圖閣知潤州徙泉婺寧廬壽五州廬人饑以便宜振護
全活十餘萬口明年大疫又課醫持善藥分採之賴以安者甚
衆紹聖初因表賀力詆元祐變亂法度名爲中書舍人使遼未
反朝廷聞服母死家貧賜帛三百喪除拜禮部侍郎湖州守馬
城言其居喪疏几筵而處他室謫知萊州徽宗加集賢殿修撰
再知廬與廣州部使者上所賦詩哲宗既祥有孤臣止泣龍髯
草之句黜知袁州坐與蘇軾游貶海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改
興國軍卒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爲襄樂令念熙寧更制上言裕

民所以窮。民強內所以弱。內辟國所以蹙。國蹙以堂堂天下而與小民爭利。時皆壯之。元豐中。祥掌環慶高遵裕機宜文字。坐無功謫監郴州酒稅。哲宗立。赦還。司馬光薦其才氣秀異剛直。敢言。權館閣校勘。除監察御史。論西夏彊臣爭權。當與師問罪。不宜加封。乾順文彥博不當遣。劉奉世往使。語在梁燾傳。左遷監登聞鼓院。尋通判虢州。提點奉鳳刑獄。復召爲殿中侍御史。歷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元符中罷職。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甫七日。上章言六十事。歷陳陝西之弊。以庸將而御老師役。僣民而爭曠土。又陳河朔之困。言多剗切。徙吏部侍郎。帝諭皆布。詆毀神考第一。是豐稷其次。舜民乃以龍圖閣待制出知定州。改同州入黨籍。謫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修撰。卒。舜民慷慨喜論事。善爲文。自號浮休居士。初見遼太孫禧。

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紹興中追贈寶文閣直學士。

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徙真州。兄汝賢元豐中爲侍御史論左丞王安禮與之俱罷。未幾卒。汝明少嗜學。刻意爲文。下筆輒千百言。入太學有聲。司業黃隱將妻以子。預約無飾。華侈力承親歡。然後受室。登進士。歷亳州鹿邑丞。母病疽。更數醫不効。乃刺血調藥。傅之而愈。江陰尉貧。且病。部使者繩以法。汝明爲鬻藥中裝代償。市直遣之。華陰修嶽廟。民德其不擾。相與出力佐役。如期而成。他非典祀者毀之。而懲其巫祝。汝明沉滯州縣凡二十年。無一語干進。故無薦者。大觀中召寘學制局。預考貢士。去取皆有題品。授宜教郎。擢監察御史。攝殿中侍御史。劾政府市

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畏懼徙司馬員外郎猶
慮其復用力排之山通判寧化軍地界遼文移往來以名觸其
諱責監壽州麻步場轉簽書漢陽判官旧法行受牒往按時主
者多不親行汝明獨躬臨閱實雖雨雪不渝以故吏不得通賕
謝而稅均於一路晚知岳州屬邑得古編鍾求獻辭曰天子以
千里寄托懼不能仰承德意敢越職幸賞乎性至孝執喪水漿
不入口三日餘飯脫粟飲水不受醢醢豈水之滋養乃病羸行
輒仆路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注人謂孝感所致卒年
五十四爲學精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著書不踰襲前人語有
易素書張子卮言行世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嶺得句暫扳觀者驚
異舉進士時方求邊功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

知所以守之。祀宗嘉納。歷齊州司法參軍。鄭州河陽教授。數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右司諫。中丞錢通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爲太后。且面質以爲不可。適劾且陰佐元祐之政。左遷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爲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郝隨驕橫。且劾罷之。帝以其章有媚惑先帝語。嫌爲指斥。改吏部侍郎。俄除顯謨閣待制。知宣州。改知成都。蜀自趙稔誅後。數有妖言。譏者言蜀土習亂。治宜峻猛。且惟用和平。尋徙鄭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稱兵背叛。皆非其俗。願勿爲慮。惟楮券之弊。有司冀獲贏羨。爲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命損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旦謝曰。陛下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自是錢引稍仍故。久之。知滁州。帝思旦在蜀功。命復知成都。

會問西南奪黎州守詣府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旦引唐南詔故嘗爲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論劾時相不悅徙知永興代以龐恭孫俄得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邳永壽陽延俊納土密院用以詠旦曰吾以爲朝廷必悔開疆之禍今自若耶乃力辭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子益字大光歷官工部尚書嘗教呂頤浩曰胡安國爲黨魁可以盡去紹興三年初參知政事明年罷爲湖廣安撫使岳飛討楊么益疑其玩張浚曰飛忠孝人兵有深機何可易言四年加湖南安撫制置大使遣統制吳錫討猺賊楊再興大破之尋卒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參軍攝天長令發櫛陰伏姦猾屏跡轉福清丞知龍泉縣

覓方爲中丞語曰。盡少留楫。謂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楫嘗受知曾鞏。及是。布薦爲太常博士。端王資善堂說書。累記室參軍。侍講。翊善時。官僚多與中人蒞事者狎。楫獨巍然不可親。一府皆嚴憚之。五年。不遷。以贖鄰。浩坐。免。徽宗立。召爲司封員外郎。歷監察御史。國子司業。起居郎。中書舍人。布時當國。自負有汲引恩。冀爲之用。楫持正。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當。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卻。不爲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他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禍近臣中。惟傅楫。嘗道此。在朝歲餘。見事寢異。上疏丐去。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竊笑。楫謂後當信吾言。竟以龍圖閣待制知博。

州卒年六十一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登進士。歷官州縣。爲尚書議禮編修。召對擢監察御史。詣歷上言十事。花石擾民。土木敝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至論常十夾錫錢。最爲剗當。言小錢久便於民。至用大錢。乃昔權時之術。或用於軍興之時。非可行於無事之世。今一旦使游手鼓鑄。無故有倍稱之息。何憚而不爲哉。雖日加斲斬。勢不可止。而東南小錢。歲日以輕。錢輕則物重。物重則民愈困。此盜賊所由起也。陝西舊無銅錢。故以夾錫爲貴。若一切改鑄。猶夫前日鐵錢。方東南鑄使。又使西北效之。是導民犯法也。尋進殿中侍御史。嘗經國子監。有內侍從數騎絕道。突過駟卒。追問不止。畸入言之。下內省。跡治。竟抵罪。蔡京與蘇州錢獄。帝憐非辜。遣畸與膳服往訊。由左正言擢侍御史。京

啖以顯仕至卽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爲天子耳目而可
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聞實平反以聞京大怒削三秩
貶監信州酒稅未幾卒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濟官至右
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
訪得王祥卧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爲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
文于石俾民知所勸邑人朱氏女刲股愈母疾人傳頌之以爲
治化所致改知高安縣尉獲盜服疑其刀室不與刃合頃之見
獲者得釋爲平民徙知康州未行改親賢宅教授提舉淮西常
平名爲將作少監以使事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以爲唐虞盛
世猶畏巧言而聖說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攝監察
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語輔臣曰服文辭勁麗宜居翰苑
願朕愛其鰥諤臺諫中何可闕此人俄坐攝管處州踰歲得歸

張商英引爲吏部員外郎送遼使得疾致仕旣愈還職以父老請知蘄州卒年五十六

黃葆光字元暉縣人從使高麗得官復試吏部第一賜進士出身調齊州司理參軍還爲太學博士遷校書郎擢監察御史左司諫始蒞職卽言三省吏猥多大弊有十如遷補升轉俸入賞勞之類非元豐舊制願一切革去徽宗卽命釐正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衰亂減損之計徒爲符寶耶明年復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歸降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大概言良嗣凶黠忿驚犯罪不赦旣於鄰國逃命爰作平敵等書萬一露泄爲患不細且中祕圖書之府豈宜參以附賊又言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常其分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

是傷仁。非所以馭下也。觸亢以求伸。則是犯分。非所以尊君也。帝感悟命近臣於殿中讀其奏。自崇寧後朝士多兼局。如禮制局詳議官至七員。檢討官至十六員。製造局至三十餘員。請裁省以上副明天子之意。時皆壯之。政和末帝以歲旱爲念。上疏陛下德足以動天恩足以感人。檢身治事常若不及恭儉敦朴。示天下先。特以人臣無歸美報上之忠。將順欽承之意。如蔡京者侈大過制。背元豐之法。彊恣自專。不肯上承德意。鄭居中余深依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此天氣下而地不應。大臣不能尚德以應陛下之所求。故不足以感召和氣。疏入不報。時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徐光獨出力攻之。遂中以他事貶知立山縣。安置昭州。京致仕名爲職方員外郎。知處州。當方臘亂後。盡心牧養民。列上治狀。加直祕閣。卒年五十八。州人祠之。徐光善論。

事會文切理不爲橫議所移時頗推重特以本出居中門下故極論蔡京無所顧其他不能不迎時好識者尤之

石公弼初名公輔字國佐越州新昌人登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洪水監牧馬逸食人稻田主誤傷之守韓宗哲當以殺官馬罪公弼爭曰禽獸食人食主者安得不禦禦豈能無傷設若上林虎豹害人能坐視乎乃但懲圍者免民罪有薦爲太學官者使往見章惇謝曰丞相素侮人見老阿意苟客吾何忍爲再調漣水丞供奉高公備綱舟行淮以溺告公弼曰數日無風此必妄也使尉核所載失官錢百萬訊其故乃公備通寓客妻殺其夫畏事覺所至竊官錢以賂卽收捕窮治皆服辜尋知廣德縣召爲宗正寺簿入見言比者朝廷罕聞直詞交騰諂譽誰爲陛下廷爭曲直可否者願崇忠正以銷諛佞通諫爭以除壅蔽微

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言太學舍法行士子計等第頗事告訐夫學本以仁義相漸欲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言失其初意又刪定勅令官寺監丞簿多充以近臣子弟未有資考不習政事請一切汰遣以開寒畯之路從之與蔡京有舊由右正言改左司諫論東南軍政以有兵之籍爲無用之技損太半之賦養全弊之兵竊恐未然之患異日尚大其後睦盜起果如所言保章正朱汝楫冒俸得罪內侍失察者皆不坐公弼言是皆矯稱上旨安得勿論請自今中旨雖不當覆亦令有司審奏又言蘇杭造作局工程擾民請革之意與京寔異京忌之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嘉二王記室例賜金贈皆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時斥賣元豐庫緋帛賤估其直許朝士分售公弼得券上還之水官趙震建開直河議已而決

壞鉅鹿法常斬但削一官公弼論其失刑寔坐貶轉運使張徽
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公弼上言方田之制莫天
下地征正欲均其賦耳而徽言培克重歛民何以堪詔罷之又
言吏員猥冗戾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官觀
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諸非大郡縣悉省丞復在京茶事於
戶部歸諸道市舶於轉運使仕途爲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張
商英欲引爲執政何執中吳居厚沮之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
破亡命社取其魁傑痛治江盜巢窟蘆中白晝出剽督捕盡除
之改迷古殿直學士知襄州京再相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
道遇赦歸卒年五十五後三歲復其官生平亦主紹述劉述柄
國公弼論述啓用元祐邪黨學術人以此知其意非一出於正
也

張克公字介仲陽翟人起進士大觀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論蔡京罪惡章十數上徙爲起居舍人踰月進中書舍人改右諫議大夫復因星變言京盤旋京師語中隱愿京始出居于杭轉克公兵部侍郎張商英與鄭居中不合推爲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且疏其十罪商英罷相京復召用銜之徙吏部尚書欲中以銓綜稽違既又擿其知貢舉事徽宗以所取爲得人不問凡居六年卒贈資政殿學士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舉進士知南陵高苑富陽三縣皆以治辦稱大觀中中丞吳執中薦爲御史對未及而執中罷遂辭徽宗召見謂曰士大夫方寡廉鮮耻而卿獨知義命卽以爲主客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疏論蔡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葉夢得爲腹心交植黨與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

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門下人傳播恩眷不衰
行且復用帝爲逐夢得還注侍御史復極論京罪積惡大天人
交譴以致替亭再見推原厥咎實在於京歷考其罪難以縷數
聲焰所震中外憤疾陛下去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
別爲禁防陛下捐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重致於法
以嚴刑峻罰股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錢鈔屢更而商
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疏入京
出居錢塘注又言當世亟務曰省邊事足財用收士心禁技巧
大畧謂昔所入貢者今爲郡縣昔所羈縻者今納土疆以內地
有限之財資遐荒無窮之費今黔南已有處分如夔渝新邊宜
在裁省又運鹽昔主於漕計今移於他司常平昔積於外州今
輸於都下經費安得不匱財貨何以轉移願詔有司講復舊制

又湯之遭旱以士失職爲辭今學校養士自常額之外不復可預教養歲貢之餘略無可進之地願留貢籍三分暫存科舉以待學外之士使無失職又東南造作奇玩花石綱舟與後苑工徙京城營繕並宜暫罷以抑末敦本凡此皆聖政之所當先人心悅則天意解矣其所議論類切世務拜左諫議大夫言宰相張商英無大臣體然訖以與之交通罷提舉洞霄宮居家數歲卒建炎末追復諫議大夫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登第調常熟尉奉母之官歷郴州判官辟僉書鎮東軍廣西經畧府皆稱其材擢提舉常平徽宗留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任言責五年論蔡京再居元宰假紹述之名懷跋扈之志何執中緣潛邸之舊德薄位尊當軸處中殊不事事見利忘義惟貨是圖願解其機政以全晚節呂惠卿

序張懷素所注般若心經以爲得遇黃石之師昔者張良用黃石之策爲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輒以爲比又條摭鄧洵仁蔡凝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後盛章李諤任熙明之過不爲回隱僕射張商英與給事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不直商英商英坐免又疏論郭天信以談命進用請禁朝臣毋語命術毋習釋教又言諸道監司受詔具法令未備及民不便者久而弗上惟徇勢利隨時俯仰因緣爲姦有因追科而欲害熙寧保伍之法因身丁而故擢崇寧學校之政省事原情當有勸沮宜遣官編纂辨其邪正以行賞罰皆從之遷給事中商英復官旨經門下適遇謁告言者指爲願避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修撰進徽猷閣待制知吉潭二州卒年六十三贈大中大夫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七

終

弘簡錄

卷一百四十七

七

卷一百四十七

弘簡錄卷一百四十八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臺諫 宋五之九

任伯雨

元孫希夷

江公望

張廷堅

龔夬

弟大壯

崔鵬

侯蒙

陳禾

曹輔

胡舜陟

王安中

許翰

蔣猷

陳過庭

李光

子孟傳

洪範

許景衡

程珌

張所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入父孜字遵聖與蘇洵俱以學問氣節推重鄉里仕至光祿丞從父汲字師中亦知名號大小任通判黃州知瀘州卒伯雨自幼燭然不羣達經術文力雄健登進士調施州清江二簿郡檄使涖公庫伯雨惡其名拒不受擢知雍丘

御史如東濕撫民如有傷舊苦漕舟爲盜夫卽難獲伯雨下令
無宿境內自是絕跡民外戶不閉部使者上其狀召爲大宗正
丞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讜言首論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
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意睥睨萬乘無人臣理
向使其計得行將真陛下與太皇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
大義不明朝廷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問中國
惇投箸而起謂南朝錯用此人何只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
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爲可殺也章八上貶惇雷
州繼論蔡卞六大罪語在下傳次言爲國不當有黨今欲和調
元祐紹聖之人故以建中靖國爲名不知唐德宗時亦有此號
正坐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卒之君子易退小人獨難以致賢人
盡去羣小並留旋復播遷不可不戒時西北典郡專用武臣伯

雨言此李林甫所以名祿山之亂。今如鍾傳王贍。湟都生事。宜棄其地以安遐。息民上書。皇太后乞。暴蔡京之惡。召還陳瓘。用張耒。黃庭堅。晁補之。歐陽棐。劉唐老等於朝。又疏勸上修德弭災。不可專恃祈禳。近正月朔旦。天有赤氣。正應洪範赤眚。赤祥乃人君視聽不明。故有此異。乞攬權綱。以信賞罰。專威福。以殊功罪。則乖氣異象。特爲休祥矣。又言北日內降。變多。或恐矯傳制命。如漢鴻都寶爵。唐肅敕斜封之弊。漸不可長。王覲除中丞。仍兼史館。伯雨言二官職掌不相爲謀。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改觀翰林學士位序在中丞上。又言此非仲諫官之論。特以速人。逕官爾。凡居諫省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煩。但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真。伯雨不爲之止。抗論愈力。曾布覺將論之。徙爲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入黨籍。編管。通州。再徙。

呂化居三年妻死于淮復用匿名書地其仲子申先赴獄鍛鍊無所得乃釋宣和初婦歸卒年七十三紹興初贈直龍圖閣左諫議大夫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黃履明著誣宣仁事以告天下淳熙中賜諡忠敏長子象先登科又舉詞學兼茂以黨人子不奏調泰州戶曹掾棄官歸養王安中辟燕山宣撫幕勉應之引疾還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舍人四世孫希夷字伯起因仕閩徙家邵武少刻意問學爲文精苦登淳熙進士調浦城簿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開禧初主太常寺簿奏紹熙以來禮書未經編次歲月滋久廢失散亡乞下本寺修纂從之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乞定議周惇頤諡元公程顥諡純公顧諡正公皆其發之嘉定十二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兼參知政事十四年罷提舉洞霄宮卒

贈少節端平初謚宣獻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登進士徽宗初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
言戶部尚書王古用赦恩理逋欠多所觸釋中丞趙挺之劾古
傾天下之財以示私惠公望以爲天子登極大赦將一切與民
更始豈容私惠行於其間且中丞臺諫之首人君所以知時政
之利病辨人臣之忠邪莫先其職豈可挾情肆誣快私忿以罔
上聽臣間挺之與古以論事每不相合屢見於辭氣挺之懷不
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有之私事官讎此小人之所以不爲而挺
之安意爲之豈忠臣乎又言頃者輔政多非其人專以媚已爲
同忠君爲異一語不合輒爲大過使天下騷然致泰陵不得盡
繼述之美者凡以是也夫元祐人才皆出於熙寧元豐之所培
養初與神考無毫髮隙先帝信人言而黜之陛下若復立元

祐爲名則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爭則朋黨復起。陛下改元詔旨皆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一旦渝之。奈何。內苑稍畜珍禽異獸。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惟一白鴈以拄杖逐之。不肯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極言論救。出知淮陽軍。未幾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京爲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張廷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調成都觀察推官。蔡京守蜀。與善。尋入爲密院編修。坐折簡別鄭浩免。徽宗除著作佐郎。豐稷薦擢右正言。與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一時翕然稱爲得人。數上封事。首言。今紹述者欲纖悉必復。則其弊將陷於

一偏久必不便於民。且以招怨。又恐營私便己之人。專主其言。以自售。外假其名。內實自肆。豈得爲孝。又言司馬光因時變革。人心所歸。不爲無補。陳確執議論。士論所推。不爲無益。乞復光贈典。以悅人心。召還確言職。以慰士論。又疏乞外以息兵。乘遠耗之畧。內以省刑。剛特重之旨。如以青唐之故。郭旣可棄。則區區之湟。亦安足守。臣謂并棄湟。便其言論深切類此。又數爲上言。陛下親政以來。行事合於人心者甚衆。惟於邪正殊未差別。如光公著甄敘。但用赦恩。初未嘗別其無罪。及薦二蘇。可大用。頗忤旨。曾布因毀之。命徙郎官。俄出爲京東運判。伯雨言其立身有本。未不應罷言職。改知汝州。李清臣從而擠之。通判陳州。及京還。朝欲引以附己。令鄉人諭意。庭堅不肯往。京大恨。遂列黨籍。坐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連徙鼎象二州。久之復故。

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吳夫字彥和瀛州人自少清介自守有重名登進士曾布辟簽
書河陽判官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卽抗疏請辨忠邪謂好惡未
明則人迷所向忠邪未判則衆志必疑今聖政日新遠近忻悅
進退人材皆出睿斷此甚盛舉也然姦黨旣破必早夜熟計廣
爲身謀或逢革面以求自文或申邪說以拒正論或詭稱禍福
以動朝廷或託言祖宗以脅人主巧事貴戚陰結左右變亂是
非姦計百出令旣敗復用已去復留君子直道而行將必墮其
術中天下治忽未可知也所宜糾察忠邪行之以決若小不忍
則害大政臣願陛下明好惡以示之使遠近知進賢退姦之意
太平之治不難致也又言朝廷赦令累下洗滌元祐負愆被坐

之人至於官職資蔭多未給還願申詔有司亟爲施行以伸先帝寬仁之意又論章惇蔡卞之惡大畧謂昔日丁謂當國號爲恣睢不過陷一寇準及惇卞事而故老元輔侍從臺省之臣布滿嶺海自有宋以來未之前聞當是時惇之威勢震於海內此陛下所親見方力進不根之語文致惇逆之罪人人危懼莫能自保以致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忠臣義士憤悶而不敢言海內之人得以歸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哉卞事上不忠懷姦深理凡惇所爲皆卞發之爲力居多望采至公昭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始則上誣宣仁終則歸咎先帝收用凶邪如方天若者實于門下賴其傾險以爲腹心其鍛煉附會皆天若爲之願考証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皆去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文位號及

元符后不當並立已而元祐后再廢言者論夫首尾建言削籍
編管房州繼徙象化二州夫徒步適貶所持扇覓錢自給赦歸
政和元年卒年五十五紹興中累贈直龍圖閣右諫議大夫官
其後二人弟大壯亦有重名能自立從官河陽曾布欲見不
可得因謂夫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翼語夫爲
御史勸使早去夫以畏友目之不幸早卒

崔鵬字德符原籍雍丘父毗居潁遂爲陽翟人登進士調鳳州
司戶參軍筠州推官徽宗初上書臣間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
以起人主之意激切則指爲訕謗夫爲人臣而有訕上之名此
讒邪乘主之怒而往往莫之悟也方今正令煩苛風俗險薄未
暇一二指陳要在先判左右之忠邪明朝廷之毀譽竊見故相
司馬光天下皆謂之忠而左右以爲姦今宰相章惇天下皆謂

之姦而左右以爲忠此何理也臣請畧言其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或苞苴滿門私謁踵路或陰交不逞密語禁廷至以奇技淫巧而蕩上心倡優女色而敗君德乃得獨操刑賞自報恩怨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人但見光忠信直諫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遡顧謂之姦是欺天下後世欲國不亂不可得也至如惇狙詐凶慘天下皆呼爲賊恨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義士痛憤切齒至相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誠以小人兇險習與性成當此無事則賊陷忠良破碎善類國家有事必然賣國跋扈肆其不臣之心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奮乾剛以明邪正毋徇枉惑而鬱民心帝覽而善之除相州教授蔡京籍爲上書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居郊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

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欽宗內禪改右正言又疏言近覩詔書欲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自王安石除異已者著三經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遲至于蔡京以嚴刑重罰苛錮士習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近來諫議馮澂乃曰士無異論以爲太學之盛臣謂安得爲此姦言以欺罔陛下原京與澂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分實與羣奸破壞天下者同科今京雖去其門人故吏一逐一進一罷一昇安得實是之言聞于陛下哉臣以爲不斬此輩無以謝天下蓋元符上書數千人京獨列澂爲正故賜極論之書出時議歸重以忽得舉疾不能行除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帝惜之平生所爲文至多尤長於詩清峭雄深多有法度爲時所稱無子壻衛昂集爲三十

卷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自幼輕俠好義及第調寶雞尉知柏鄉縣民訟皆立決受罰者不怨。遷使黃湜聞其名待以賓禮稱曰真能吏也。薦徙襄邑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應詔言十事去冗官容諫臣明嫡庶別賢否絕佞冀戒濫恩寬疲民節妄費戚里毋預事。闕寺毋假權徽宗嘉納遷侍御史轉給事中拜御史中丞西將高永年死於羗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勅蒙往泰州逮治還奏子玉縊而管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今羗殺一都尉吾因戍十八將是自艾其體欲身不病得乎帝悟釋不問遷刑部尚書改戶部比歲多以郊祭先期告辦得爲執政帝密諭之對曰以財利要君而進非臣所敢母喪服除歸故官久之

除同知樞密院事轉尚書左丞中書侍郎與張商英相厚中丞
蔡薺詆商英私事有旨令廷辨蒙右商英謂宰相與言官辨有
傷國體帝然之因使密伺蔡京所謂京聞大怒罷爲資政殿學
士知亳州盜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才必有過人不若赦之
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未赴
卒年六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穆

陳禾字秀實鄆人登元符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記問爲
學禾獨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稱旨擢監察御史性不苟合
立朝挺挺有風操奏免酷吏李孝壽并疏罷太常少卿京于儉
將作監蔡芝之何執中皆也又疏言天下久平武備廢弛東南
尤甚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當時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
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黃經臣與中丞

盧航表裏爲姦緒糾側日未敢發禾未拜命首抗疏勅二豎怙
寵弄權每上將用其人舉某事二豎輒先知謗銜朝列謂詔令
皆出其手已而果如其言悉無所爽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
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預臣之所憂不獨三臣此塗
一開彙進者衆國家之禍將不可起願亟寘之遠方論奏未終
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脫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
禾曰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言愈激切尚衣請易服上却
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訴言國方極治安得此不祥
語航奏禾輕率狂妄謫監信州酒稅遇赦還適陳瓘自嶺返亦
居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因告京罪執詣闕經
臣蒞獄理舊愆微禾取證荅曰事有之不敢逃罪或尤其失對
禾曰願得分賢者罪死生禍福命也豈可避死求生非爲不義

耶遂坐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新得政不
肯出其門下力辭徙汝州辭益堅曰寧甘餓死黼聞而銜之禾
兄秉壽春教授禾依之以居適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愧之
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移知
舒州命下而卒孝宗贈中大夫謚文介禾著易傳九卷春秋傳
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曹輔字戴德南劔州人登進士以通仕郎中問學兼茂科歷祕
書正字自政和後蔡京導帝微行外置行幸局每當出日謂之
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有瘠疾不朝初民間猶未知以京謝表
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之言自是傳聞四方臣僚率阿順莫敢
正言輔知言必獲罪義不可止召子紳付以家事乃上疏畧曰
近陛下厭居法宮時乘輦便出入殿陌之中郊垌之外極游樂

而後反道路藉藉始尚有所避忌今乃指爲常談某日由某路適某所蹤跡顯然臣不意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吾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叛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惟恐或傷一旦官聞不戒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況今革冗員斥濫俸去浮屠誅胥吏蚩愚之民豈能一一引咎安分萬一當匹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多見損威傷重矣臣願陛下添培高拱臨之以穹昊行之以常度或有他出命太史擇日有司除道不宜微服晦跡下同臣庶上得䟽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謂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王黼陽頌張邦昌李邦彥皆應曰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細民無不知當國者委棄不問將焉用相

輔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辭輔操筆書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
愛君而已退而待罪輔奏不重責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居
凡六年怡然不以介意靖康改元召爲監察御史不旬日歷延
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圍汴都奉親王同使粘罕軍又
遣往相州奉迎康王至曹州不見而還從二帝留金軍中因邦
昌請得歸乞奉祠不許復遣詣南京高宗卽位仍舊職未幾卒
未幾卒詔厚恤其家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登大觀進士歷官監察御史奏御史以
言爲職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
間大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不言事今多事之
時以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
之制內艱服闋除舊職奏祖宗法上殿班先臺後諫今臺臣在

諫官下有乖舊制。自今臺諫必同上殿。以雜厯爲先後。時金兵已歸。上言河北邊境備禦之策。不可不講。今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其歸明官趙良嗣。結成邊患。傾危社稷。請戮之以快天下。詔皆從之。遷侍御史。欽宗爲皇太子。講讀孝經論語。問曰。讀爾雅而廢孟子舜。則以爲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官官選。舊制讀論語後。卽讀孟子。疏薦涪陵譙定。常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卽位。論李綱罪。帝不聽言者。論舜陟嘗事僞。延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修撰游渥。日治戰具。淮西盜賊充斥。人心震恐。至是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游蝦。至城下。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不與。有抄掠者。出兵擊之。琪宵遁。爲伏兵所邀。大獲其輜。

重而歸。又招降濟南僧劉文舜。會丁進李勝合兵盜新壽間。卽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卷至梁縣。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舜陟以州境密邇。行在顧身。守江北以護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范瓊貽書責贍軍錢帛。諭以逆順。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擾踐無完城。獨廬接堵如故。移知建康。歷遷淮西安撫使。潰兵王全犯廬州。遣人招降之。散財發粟。令各安其業。流民漸復。改知靜江府。中丞常同論罷之後。復除廣西經畧使。政有惠愛。先是舜陟因討郴賊。劾運判呂源用軍事。及是源訟其受知邕州。俞僭金非訕朝政。秦檜素惡舜陟。遣大理袁杲燕仰之往鞠辭。不服。遂死獄中。邦人聞之皆哭。妻江氏訴于朝。詔德慶通判洪元英究實。元英言受金盜馬事。涉曖昧。罪不至死。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乃爲治。

勘官罪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陽曲人及第調瀛州司理參軍更大名縣簿政和間歷著作郎祕書少監除中書舍人轉御史中丞按開封邏卒夜縛民爲盜得其寃狀出民抵卒罪有徐禪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蔡京因奏遣措置東南九路銅事且令搜訪貨貨妄稱得希世珍異并古寶器乞歸書藝局安中疏其欺上擾下宜令九路監司覆之禪竟得罪罷時上方向神仙之事京引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寅緣關通安中疏發其姦請自今招延山林道術之士宜責所屬保任宣召出入必令察視其所經由仍申嚴臣庶往還之禁并論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俟過天寧節當罷京京伺知之大懼其子攸旦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爲遷安中翰林學士又進承旨宣和元

年拜尚書右丞轉左丞金人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黼黻上
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兩河南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遼降將同知府事郭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
意奉之故藥師愈驕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
惟平州爲張覺所據其後叛歸金人來索安中不得已縊殺之
亟其首送金藥師因而解體宣言金人欲覺卽與若求藥師亦
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以上清寶錄宮使兼侍讀召還靖
康初論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連責單州團練
副使象州安置高宗卽位內徙道州紹興初復左中大夫子辟
章如泉州迎養未幾卒年五十九安中爲文豐潤敏拔尤工四
六徽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賞歎不已令大書殿屏以副本
賜侍臣其見重如此有初集七十六卷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登元祐進士宣和七年累官至給事中爲書抵時相頗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今百姓困獎盜賊蜂起天下有危亡之憂不聽又論孫傳平高麗入貢不當罷時相怒落職奉祠靖康初復召時金人甫退卽日賜對除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力爭張邦昌不宜爲太宰种師道不宜罷兵桡帝雖知師道名將然嫌其老論上言昔者秦始皇老王翦不用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用卒成金城之功自呂璹以來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顧所以用之何如耳金人此歸存亡所係令一大創失利而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謝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卽位李綱薦復舊職拜尚書右丞權門

下侍郎論張所可任將帥黃潛善不宜輔相宗澤不當罷留守
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綱已罷臣留無益因求去
不許及潛善奏誅陳東翰謂已與東皆爭李綱者東受戮吾可
坐廟堂乎力辭提舉洞霄官復以言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
殿學士辭不至進資政殿大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爲
人通經術正直不撓徒以謫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
卒不展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登進士歷官御史中丞兼侍讀有直聲嘗
論士風浮薄廷臣專伺人主意承宰相風旨以爲向背反以特
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輔臣奏事殿上雷同附和畧無可否
非論道獻替之禮內侍省不隸臺察素元豐官制楊猷不當除
節度使趙良嗣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揭其章內侍省遷兵

部尚書兼禮制局詳議官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俄知貢舉改
工吏二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踰年請祠歸復名爲
刑部尚書兼資善堂翊善靖康初奉表起居太上皇於淮陰特
奏童貫罪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趣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累
官正議大夫引疾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陳過庭字賓玉初名揚庭山陰人中進士爲館陶主簿濱州教
授知中牟縣除國子博士何執中侯蒙薦擢祠部右司三員外
郎使累升或傳其主苦風痺臂損一目歸證其妄勸帝以邊備
爲念陞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
郎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與朱
勔父子宜亟正典刑以謝天下權貴惡之陷以不先舉劾罷知
鄆州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起集英殿修撰知潭

州召爲兵部侍郎除御史中丞乞辨宣仁后誣謗奏姚古擁兵
不救太原陳其可斬之罪心竄諸嶺表自崇寧以來凡建旄鉞
多不由勲績請今後惟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節度使
范訥例使歸環衛從之俄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遣往
河北割地願効死力帝揮涕歎息既至軍中拘留不得還建炎
四年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肅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素性鯁亮童穉不好弄父高稱曰吾兒雲
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葬禮皆中節有聘者辭之
服除遊太學登崇寧進士調開化令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
宰不悅改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風
部使移之吳江改京東西學上司管勾文字以師禮見劉安世
轉得所聞於溫公者曰學當自無妄中入欣然領會除太常博

士時因星變言士夫諛佞成風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諍諫之說以杜塞言路以是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徙知桂州陽朔縣安世遺書偉之會李綱亦論水災被謫因與定交而別尋轉司勳員外遷符寶郎知上有內禪意因納符謂蔡攸曰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斐然不敢爲異欽宗受禪罷右司諫乞依舊制三省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置一歲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又言三鎮不當譏割乞詔大臣別議攻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兩河東北盡起強壯策應首尾掩擊遷侍御史抗斥時論主安石者蔡攸惡衛上皇還欲因緣入都光奏若攸果入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賜黜責及太上皇后欲入居禁中光奏天子正寢非溫清之地必欲便於起居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

禮始移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朝臣委職去者五十二人罪同
罰異議論紛然光請付大理公行之太原圍急乞就委折彥質
盡起晉絳磁隰澤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
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官名應副器甲使
協力赴援仍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請擇清強
官置司追攝朱勔田園第宅及曲意阿奉之胡直儒盧宗原陸
真王仲閔趙霖宋晦等並根勘沒入其貲其有強奪編戶產業
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諫官名光奏二人曲附蔡京迭任言責
禁無一語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乞寢成命不
報尋出寅良問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憂不足憂光疏爭之責
監汀州酒稅宗卽位擢祕書監道梗不赴建炎三年除知宣
州光以宣審邇行都繕城聚糧建義社籍六邑民兵保伍相比

選擇健武萬餘統以土豪號精練軍柵險要二十三所嚴謹守
戍釐守分地爲十外巡內守晝各自便後遇有警迄賴以濟時
范瓊軍過光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事聞進直龍圖
閣安撫管內許便宜從事金人奪馬家渡統制王燮王珉素不
相能至是擁潰兵城外索關光親至其營諭以先歸家而後私
讐感悟解去警自有水軍叛遣兵迎擊出其不意破之進右文
殿修撰潰將邵青擁數百艘剽鄰邑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
喜悉無所犯劇盜戚方攻城光射書遺其副將言方窮寇天誅
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會救至賊潰遁
去賊方攻城時光置七首枕中與家人約曰若使人取七首我
必死汝曹宜自爲計母落賊手事平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移
洪州紹興元年擢吏部侍郎上言昔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

宗社保江淮。劉琨祖逖拒戰於并冀兗豫之間。未嘗陷沒石季龍重兵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者也。自駐蹕以來。首尾三載。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竊計建康上下。具隘可守者。曰江寧鎮。磯砂夾。采石。大信。埧。又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宜預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施行。時有詔令諸郡守臣相慶。或守或避。各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道也。宜追寢前詔。進兼戶部侍郎。督理臨安營繕。光經宮搏節。不擾而辦。被旨節制。見屯諸軍。奏蠲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時戚方已歸。節制拜于庭下。光握手勉以忠義。勿因前事懷疑。方謝且泣。尋兼侍讀。奏百姓失業陷盜。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

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教募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苗傳黨韓世清久屯宣城調發不行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縛世清送闕伏誅轉瑞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兼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多設方畧擒太平叛卒陸德俄與時宰議論不合落職奉祠旣而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擢禮部尚書移平江奏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福建湖南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乞選臺諫察實良吏招撫責監司按貪賊恤流殍會江浙欲推行交子法先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謂已椿辦見錢若干則目今所行闊子已是通快何至紛更此不過議者欲欺陛下使陛下異時不免欺百姓也除知台州加端明殿學士改温州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彼方遠來利於連戰宜戒諸將持重

以老之不踰時食。蓋則勝算在我矣。進江西安撫兼制置大使。踰月參知政事。檜初定和議。言光有人望。欲藉以鎮壓浮議。命光押榜。光初意謂朝廷以和爲名。因爲自治之計。及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乃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微。檜惡之。同郡楊焯遺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墜狡敵。姦計熾平時。大節已而論事上前。片檜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光明日丐去。上曰。卿昨而叱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言臣誼不可留。章九上乃罷。知紹興奉祠。祿萬俟卨論其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節副。瓊州安置。陸升之誣其子孟堅私撰國史。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賦詩譏訕朝政。移昌化軍。光居海外。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檜死。量移郴州。郊恩復左朝奉大夫。還至江州卒。孝宗復資政殿學士。諡壯。

簡幼子孟傳字文授光南遷時纔六歲母居鄉刻志向學以遺表恩累官至太府丞韓侂冑願見之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敢聞也山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生平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所著磐溪詩文蔡雜誌宏辭類纂左氏說讀史數十卷時推能世其家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本姓弘其先有名譽者任中書令避諱改姓擬登甲科崇寧中爲國子博士歷提舉利州福建路學事坐謫徙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湖南河北三路學事宣和中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當京黼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麗遂與許景衡俱罷出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以祕書少監名不起終母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言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累年兵興饋餉

悉出於民無屋而徵稅無丁而貢差。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民所以去而爲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時方議移蹕饒信以避敵掇力爭不可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高宗從之。遷給事中尋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宜撫孟庾討閩寇過郡借封椿錢以犒師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累遷禮吏三司尚書渡江後法無見籍吏隨事立文號爲省記出入自如始詔修七司勅令命擬總領取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再攻淮獻攻守之策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今移蹕東南連年巡幸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也。紹興三年天旱地震擬奏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偏則人怨而

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此者禁獻漢餘監司守臣則黜之。宜撫司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戒官曠職有爲侍從者。卧家反得美職。若庶官移疾多斥罷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犯法者。籍家財充賞。至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賈。咸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恐怨多而和氣傷矣。尊能爲微猷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起知温州。卒年七十五。諡文憲。生平篤於孝親。值時多難。挾母出避。再遇賊。皆以哀免。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元祐進士。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時睦寇初平。江浙郡縣殘廢。景衡奏言。凡茶鹽之法。當以民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願能比較。遂得權免王黼蔡攸用事。尚書省同知樞

密院皆闕不補。上言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童貫將北伐。疏論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又言今調度不繼。謀求益急。財力匱乏。民力困弊。要在節用。恤民。願罷不急之務。若營繕花石。其名不一。吏員很多。軍額冗濫。及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宜節。以祖宗之制。又乞省去和買。和糴鹽法。害民諸事。皆不報用。事者方惡景衡。適知洋州。吳巖夫誤投私書。道景衡之賢。乃謀逐之。欽宗卽位。召爲左正言。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未幾遷中書舍人。以爭李光程瑀獲罪落職。予祠。高宗復以給事中召。旣至。除御史中丞。奏臣素不識宗澤。今自渡淮以來。聞澤威名。政事卓然。過人去冬。京城得有如此數輩。其禍變未至若斯之酷。今當畧其小短。但取盡忠殉國之節。且開封宗廟社稷所

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一時朝臣無有能加之者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提刑趙叔近招降杭州叛卒陳通請授以官景衡駁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亦罷轉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汪黃以其異已共排沮之上問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對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迎拜太一出於何典初議建都景衡謂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遭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時駕駐揚州聞金人攻河陽汜水不得已下還京之詔借前議罪景衡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諡忠簡生平得程氏學志慮純正議論不與時俯仰遇事敢言帝嘗思其忠直詔溫州賜其家官舍一區

程瑀字伯寓浮梁人幼養於姑臧氏姑沒解官行服始復本姓

少有立志試太學第一累官兵部員外伴送高麗使回又命使金未行會欽宗議割三鎮命往河東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使還除左正言論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以致朝廷欲慕祖宗而通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典刑不正欲汰濫繆而僥倖苟容兼聽不能行其言委任不能責其效苟且之習日勝黨與之私寢廣優柔不斷實繁事功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帝曰朕非不知此恐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嘗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亦以爲宜然大要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又問李光論星變果有之乎對曰陛下不必問其有無惟事修德則變異可消改屯田郎官謫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名爲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

業奉祠明道宮召赴行在疏獻十事除直祕閣提點江東刑獄
入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條上修政局省費裕國彊兵
息民十四事皆切時務又言三衙單弱五軍多出於盜崔增李
椿各得其徒張俊王玠本無機術今遽令呂頤浩將增捧輩使
隸戎行未見其可又論權那彥五罪不當除簽樞事皆不報求
罷臺諫交論瑀忠信可備獻納正直可司風憲復留不去頤浩
薦席益瑀言恐非公福願浩不悅罷奉祠復起徽猷閣待制知
撫州改宣州諱名爲兵部侍郎兼侍讀嘗舉鄧禹言典衰在德
厚薄初不論地之大小光武不數年果定大業今英俊滿朝願
陛下聽其計畫厲志圖之省費抑末使民日益厚兵日益彊金
人不取有窺我心斯爲長計帝謂且待十年瑀再拜曰願早夜
毋忘復遷翊善除兵部尚書秦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

會大水稱疾提舉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
六瑀在朝無詭隨有奏議六卷嘗爲論語解疑至弋不射宿言
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
其意掄以爲議已逐之魏安行錢板京西亦奪官并毀其板掄
死瑀子孫免銅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汴城受圍以蠟書募河北
兵士民憤割三鎮得書喜曰朝廷雖見棄猶有一張察院能招
川我應募者凡十七萬威聲大震劇盜李成孔彥舟各聚衆數
十萬以勤王爲名願得所爲帥率衆渡河號招諸將爲興復計
高宗卽位遣所按視陵寢還奏兩河天下根本先朝誤信姦臣
謀割棄之至今怨入骨髓問者莫不扼掣若因而用之可以藉
手中興否則豪傑無所係望天下大事去矣因條上兩河利害

且論還京有五利。至於國之安危兵之強弱與將相之賢否其根本係于上心不在都之遷不遷也。所言直詆黃潛善上欲以其事委所經畫。潛善沮之。乃罷憲職。改兵部郎中尋貲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李綱欲薦爲兩河經畧。以潛善故。從容言河北招撫無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試收用之。令乘危冒死以立功贖過。何如。潛善許諾。借除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置司北京。俟措置有緒。方令渡河。賜以內府錢百萬。給空名告千餘衛。以京師卒三千命直祕閣王圭爲參謀官。許得一切便宜從事。入見條上利害。錫五品服。遣行河北。運副張益謙附潛善意奏。置司以來徒爲勞擾。盜賊愈熾。不若罷之。併以其事專付帥司。時所見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綱言益謙何以遽知其擾。矧置司之意。本謂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

故令招撫。豈由置司而然。若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因招撫之過耶。朝廷方在艱危。欲有所經理。益謙小臣敢爲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方令分析。汪伯彥用益謙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之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招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未幾綱罷。竟以王圭代之。遂落職安置。嶺南卒于貶所。岳飛奏補子宗本官。紹興九年追復所直。龍圖閣。